



禮記 卷之三十一

特別
112
16
40



門 16
卷 40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二十四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哀公魯君名蔣大禮謂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



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
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

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
為尊敬然

此皆禮之大者故不得不尊敬之也
祭為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之神各以
其器以節言之皆禮也節以節之謂之禮
之祗此言天也皆禮也節以節之謂之禮
山曰分之言嚴者外自君臣始而非君臣
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而男女而有
父子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及別也子而兄弟其親雖同而家內之中有異焉
長幼而推及兄弟游從之見曰疏也其交亦
神之大祭則舉二節以包其餘於禮而大
也謂君子此禮之敬事辨別而大倫故
敬之如此所以答禮之敬事辨別而大倫故

禮本天秩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非強之以甚
高難行之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會節謂行
禮之期節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
不可廢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既成也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此器服常存則此禮必不泯絕矣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美備其鼎俎設其豕

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

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綏

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

子之行禮者如此

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循明也喪筭五服歲

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

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雕綏見郊特牲器養

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益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

民同其利也石林葉氏曰上以事天地下以別疏

已中庸則不以鬼神而儉於病人其故也然禮者中所以

順為主喪筭也鼎俎也儉於病人其故也然禮者中所以

也此意而致美乎黻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

子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

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
是堯舜其衆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
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
之君子莫為禮也

實貨財也淫德放蕩之行也固如固獲之固言取
之也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迕同午其衆遠迕
衆心也求得当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
以其所不問其理之所在也由前由古之道由後

由今之道也嚴陵方氏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
於事故其心怠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改而不知
其或盡民之力而於計其勞或盡民之財而於計
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已不顧其於義也當所
尊而不循於理也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
已不循於理也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
以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

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愀然悚動之貌作色變色也百姓之德猶言百姓

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臨川吳氏曰人道
行事以正人之不正治人之
道不過如此故曰政為大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
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
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
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
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
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衆事也無似無所肖
似言無德也臨川吳氏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
謂正矣政之所庶事之小者大者先正則小者從而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
入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
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
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
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

與敬其政之本與

方氏曰夫婦有內外之位故曰別父子有慈孝之恩故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之正一以夫婦為之本故後言大昏為大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之無節則墨氏之兼愛矣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止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為大禮以敬為主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

必冕而親迎也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已而曰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疎故曰弗愛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故曰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哀公亦善學之矣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道則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興敬所以為親也唯敬以則親則愛得其所故能愛與敬則夫婦終也敬以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
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
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
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已重太重也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不固焉得聞此言者言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為問安得聞此言乎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略有以進教我也○石梁

王氏曰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
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臨川吳氏曰言然者
二姓為夫婦以繼續先聖之禮也
主夫祭人為地此言為宗伯攝
祭后亦后夫與之宗伯攝
獻是亦后夫與之宗伯攝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太昏萬世之
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
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
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

國耻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直言二字未詳或云當作朝廷○陸氏曰物以不

振為耻國以不興為恥○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

汗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内外之禮交治則國家

安富尊榮何恥之不伸是時魯微弱哀公欲振而

興之而不知禮之為急故夫子以是告之○嚴陵方

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一姓合而後人道成馬故

曰大昏而後萬物生猶之一姓合而後人道成馬故

禮不為過矣○石林葉氏曰昏以繼萬世之嗣而

為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足以及天地宗廟所謂主

推而大之可以配天正地則神也則治明也故以禮

配天而大之可以配天正地則神也則治明也故以禮

則足治立上之禮推而廣之廢隆可耻者足

正也故以立上之禮推而廣之廢隆可耻者足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

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為政之本孰
有先於此乎然而昏者禮人倫之常也其效若
此者何也蓋大王之所化后妃幽王之其所以亡天
王之所化后妃幽王之其所以亡天

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

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

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

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

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

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慝

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慝猶室也暨也如朔南暨聲教之意太王愛民之君也嘗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故曰大王之道也○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為主於內者妻也

故曰親之主傳後於下者子也故曰親之後內非
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矣下非有後則上不
足以承其祖考矣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雖無
所不敬又以敬身為大焉非言敬身也以其為親
之枝故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
之有本相須而共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
不敢不敬也長樂劉氏曰君子所以敬其親者非為受于親傳之於我而自尊也曰君雖在所以敬其親者非為敬其親之於我而自尊也曰君雖在所以敬其親者非為敬其親之於我而自尊也

厥身亦終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

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
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
身

方氏曰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
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能安土安土
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俯能無所擇
則仰亦無所怨矣故不能安土不能樂天能樂天
則於理無所不順成身之道亦順其理而已
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者也以其有君國子民
之道然後能克其人道之成名然豈特成己之名
耳又將成其親之名也○張子曰愛人然後保其

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焉所遊
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

子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禮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仁
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
內而不過焉猶太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遠則過
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
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
物即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
也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內成而无虧也

子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

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
天道也不閉其父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
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不閉其父窮則
變變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
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劉氏曰天
道至誠無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
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父無思

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燦然可
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
則昭著也無為而成者不見其為之迹而但見
有成就也此唯矢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
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且天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
據可見之象而已且言天道之大宜在陰陽之
象月者陰之象以是言天道又宜在陰陽之
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道也天行不閉其
不塞也凡物開之則通閉之則塞能天行不閉其
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
典是

公曰寡人蠢愚冥頑子志之心也

卷之九

雍

十

春惠蔽於氣質也。冥者暗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讓如字，哀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無妄者言是。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蹴然變容為肅敬貌，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柰後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為是臣之福。○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疎也。」○石梁王氏曰：「行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天如

御

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

仁鄉黨也音嗣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前言禮釋回增美實此言領惡全好大意相類仁昭穆謂祭時則羣昭羣穆咸在也饋奠喪奠也非吉祭鄉射鄉飲酒皆行之於鄉故曰仁鄉黨人而不仁如禮何此五者之禮皆發於本心之仁也○

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所以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之禮無所往而不為仁也○陵方氏

知領惡全好在乎陰神矣然禾知所以謂之禮者果
安在哉故問鬼自禘而特於言而特於死喪言義
社言仁鬼神禮之所尊也故特於言而特於死喪言義
考蓋義者禮之射也射以賓賢能鄉社以言長幼喪
其事喪言其禮也射也射以賓賢能鄉社以言長幼喪
大言之黨以容臣也射也射以賓賢能鄉社以言長幼喪
宿以君言之容臣也射也射以賓賢能鄉社以言長幼喪
鄉重也先嘗禘也先射也射以賓賢能鄉社以言長幼喪
後食饗衆寡之序也射也射以賓賢能鄉社以言長幼喪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
指諸掌而已乎

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
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
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

藏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明之存乎陳於其外則其
如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陳於其外則其
掌乎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闡
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
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三族父子孫也上文言郊社以下五者此又言居
處以下五事皆所以明禮之無乎不在也嚴陵方
言其常居處言其新處田以所取之利言之備以
所獲之物言之室有與所席有上下所謂居處南

謂也故長幼辨父子兄弟夫婦
謂朝廷有禮也故官序春蒐夏苗秋狝冬狩
謂田獵有禮也故武事開或退有度或左有局
謂軍器有禮也故以道言則曰武器之功則曰武者小
也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武於功則曰武者小
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武於功則曰武者小
成事固其序也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
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
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
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方氏曰奧為尊者所居阼為主者所在寢則無侵
房則有方至是極而中者為極自是衰而殺者為
棟楹以盈而有所任也檐以瞻而有所至也櫨若
顛然楯若眉然如是則宮室得其度矣若魯莊公
丹楹刻桷臧文仲山節藻稅蓋失其度故也量左
為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為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
為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為斗以象隱而有所
庇外圍其形動以天也內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
在上以象有所安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
大者為鼎以象氣之所仍揜者為鼎以象形之所
任足竒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非特

此而已以兆之則有旒以既之則有概而量之所
象又有如此者以貫之則有耳以舉之則有鉉而
鼎之所象又有如此者其音足以中黃鍾而量又
有樂之象焉其亨足以享上帝而鼎又有禮之象
焉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然其器疏以
達者所以象春高以粗者所以象夏廉以深之象
秋閔以奮之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鼎
為言計者益量為器之大者大者得其象則小者從
可知鼎為器之重者重者得其象則輕者從可知
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味得其時
也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所謂

樂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者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也
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也鬼神得其響者若天神皆
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
象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
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
得其體若木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
其施若施典于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于官府之
類○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已復禮為
仁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凡衆之動無不得其
時中之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石林葉氏曰人莫不有所居所遇之地與所安

尚親則言三族也其於戰伐攻取所謂軍旅也其於
則曰武功至習其廷則序爵下賢之而不可於官爵
序而巳矣宮室於朝居其也其有養不而無所
養故量非與味養其身也宮室而安其行則安故
祭安其心故幽而辨事鬼則不先失之人受福而
身不戒性出而事則不先失之人受福而
哀為政之體故事則不先失之人受福而
亦動無不當於理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
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

張音昌

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

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
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
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
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
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
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

禮記卷之二十四

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
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且如此則
無以祖洽於衆也

俵俵無定向之貌祖始也洽合也言無以率先天
下而使之協合也臨川吳氏曰此又覆說上事之
洽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治者使之此不亂也
禮治國而無禮則其必亂而有所不能治如尤日
人無相若前無尊旁以扶則不能有所往如黑暗
在皆暗之故曰無所以錯照則不能有所見无禮
足皆妄動故曰無所以錯照則不能有所見无禮
所加進退揖讓之無以錯照則不能有所見无禮
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策制而使之中節別即辨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
焉太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
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

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
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
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刺規還中矩

齊音

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入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知者知其理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諸侯相朝也縣樂器之懸於筍簾者也興作也升堂而樂闕者既

升堂主人獻賓酒賓卒辭而樂止也此饗禮之一節也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或記者略耳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夏籥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與象武次序更迭而作故云夏籥序興言禮而必曰君子知仁使君子求節文於天理之中也行中規第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之鈴也車行整緩則鈴聲與樂聲相中蓋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即振鷺禮畢徹器則

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
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素達
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
人也與平

文謂文章之顯設者苟非其人則禮不虛道是以
行之在人也子貢之意謂夔以樂稱而不言其知
禮其不通於禮乎窮不通也夫子再言古之人亦
微示不可貶之意言夔以偏於知樂是以傳此不
達禮之名於後世耳然而畢意是古之賢者也故

又終之以古之人也之言然則禮樂之道學者能
知其相為用之原則無素與偏之失矣馬氏曰制
之體上文所謂者制度之在也制度者文升
降上下所行故文為一在制度者文升
不能不自相為表裏一在制度者文升
未嘗不語曰文之裏一在制度者文升
成人之於樂是直有禮樂而兼禮樂者其
於禮素達於樂是直有禮樂而兼禮樂者其
謂之素達於樂是直有禮樂而兼禮樂者其
正之制也君子謂樂之變於禮是直有禮樂而兼禮樂者其
教胃子則以直文為剛謂樂之變於禮是直有禮樂而兼禮樂者其
虛無傲子則以直文為剛謂樂之變於禮是直有禮樂而兼禮樂者其
過如此子貢以為禮教亦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句前吾語女乎君子
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前吾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政事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音敷几筵音延升降

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音禮乎爾以為必行綴

兆與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音樂乎言而復

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

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禹

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筵席也綴兆舞者之行列也萬物服體謂萬事皆從其理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

亂也卑巧之室則有與音與昨席則有上下車

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為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為之亦必有與昨之處蓋室之有與所以為尊

者所處堂之有所所以為主人之位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詳見曲禮車之尊位在左父之齒隨行貴賤長幼各有所立之位此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嚴陵方氏曰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身樂足以正人之心政者正也於禮樂之正以是鐘鼓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云乎哉樂云云鐘鼓之類然後為樂也綴謂安行力此後為樂也謂安行力此後為樂也故曰欲施於南面而立夫是於禮行而此履之謂樂而踐言後為樂也

徒從事於文為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

室而無奧寺則亂於堂堂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

禮記卷之二十四 曲禮 三

亂之幾也嚴陵方氏曰禮有節父道也樂能同母
內以達外故曰行橫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天
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而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
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
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之故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

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

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

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

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五至二無者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無則至微而
不泥於迹之謂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盛則言
亦盛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有美刺可以興
起好善惡惡之心興於詩者必能立於禮故曰詩
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貴於序樂貴於和有其序則
有其和無其序則無其和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
焉樂至則樂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樂之所至
哀亦至焉君能如此故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
死是哀樂相生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

哀亦至焉君能如此故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

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即下文無聲之樂無服之喪
是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今正視且不
見傾聽且不聞是五至無體無聲而惟其志氣之
充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即所謂橫於天下也
曰五至者治已之事也治已莫如志故以志為先
詩則可以言言而履之禮也故禮亦至焉立於禮
樂則可以行行而樂之樂也故樂亦至焉憂不可
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者有出而與民同患之意
也哀樂相生自然之勢也樂相與妙道也道之意
精則與天地色生自來而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
氣塞乎天地往來而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曰志
此之謂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二

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

此之謂二無子夏曰二無既得略而聞之

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

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

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夙早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周頌昊天有成命
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

靜之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
善則民心自然喜悅不在於鐘鼓管絃之聲也逮
逮詩作棗棗盛也選擇也坤風栢舟之篇言仁人
威儀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
以行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手行為匍
伏地為匍即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有死喪之禍必
汲汲然往救助之此非為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
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藍用呂氏曰先儒謂此
乃樂之通也禮必有體其無聲者非樂之器
也則此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可知也○喪之
而後為樂有喪服而後為哀故以三無言之禮有聲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
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
猶有五起焉

義疏曰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遠
無躰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
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躰之禮威儀翼翼

無服之喪音嬰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
無躰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無聲之樂日聞去声四方無躰之禮日就月將
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
無躰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之以氣志不違者言內無所
戾也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

於身則人亦與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人從之矣
則聲聞于外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
興而未艾故繼之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之以
威儀遲遲者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於急故繼
之以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無乖離之心故繼之
以上下和同和同而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之
以日就月將愈大則不特施于近而可以及乎遠
故終之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內恕孔悲
者言其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
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之以畜萬邦所
養者衆則其德發揚于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

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故子夏舉以為問詩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之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饗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盛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覲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雲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律故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為王也○嚴氏曰天之高也凡在下也凡在上者無不照故曰無私○石林氏曰所謂容光者即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朱子曰所謂參者日月故曰奉天○朱子曰所謂於日既有明德三命未嘗去之○朱子曰所謂先期而後降德○朱子曰所謂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教故帝命之使為法也

卷之二十四 三十四

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
德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者欲所
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
如將興必有禎祥若時雨將降山川必先為之出
雲也國家將興天必為之豫生賢佐故引大雅萬
高之篇言文武有此無私之德故天為之生賢佐
以興周而文武無此詩故取宣王詩為喻而曰此

文武之德也○嚴氏曰嵩然而高竦者嶽也其山
峻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
申伯此申伯及山甫皆為周室之翰幹四國則于
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田呂
而明者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日中則有下而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將至則有下而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譬猶天降時雨於地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生之賢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文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石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外者如神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庸曰見乎著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不者必先知之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靜善必先至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乎雲者欲天助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必生輔助者天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天之德也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二十五

坊記第二十一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坊民舍禮由生猶坊故經曰君子之禮禁亂之所多矣則坊之之道固不可不記矣

子言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讀為壁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過水之流也○應氏曰理欲相為消長人欲

慢於人貧者不以不足而窮其身貴者不以在上而慊於物皆由有禮故也若家富不過百畝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也石林葉氏曰賈賤尊卑者節也升降上位則富不驕貧不約貴有節以制其上雖禮之所制者亦多術矣富貴獨先馬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禮故已矣慶源輔氏曰約是氣慊驕是氣盈坊主於也慊謂滿足貴不慊於上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

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衆而以寧謂家族衆盛而不以恃亂致禍敗也天下其幾言此二者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也毒螫蟲也刺厲王言民苦政亂欲其亂亡故寧為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城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夫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

則主者互少也五卿百里之藥出為
無若益相互少也五卿百里之藥出為
侯夫民相相言千百王姓為國漆之雉
乎君以備備雖乘者子即井是也兵家
人子不而已於城乘矣弟左十也車
為能足所因之皆富食所謂乘之不得
之於坊言廣以不之謂都百國即百語
妨禮之制狹所過乘地城雉過之里千
矣自之事於言出賦言孟堵也之國乘
坊之不止言富皆謂少或乘以百雉則
道故於民經每設也以民為坊者

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

有所讓

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惟禮足以章明之
分則之也而石林葉氏曰章疑異於決疑者似同
於明微者似有無別言其辨也明言其微者
也以其頭疑故貴賤有等以觀其貴賤則有別
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賜也賜以服以觀其貴賤
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賜以服以觀其貴賤
其功也民之小大也至則知其定分而後行
自居也氏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後行
嚴陵方氏曰貴賤有等衣服以功賜也賜以服
有朝廷有尊卑之分而無爭矣

子云天無一日土無一王家無一至尊無

方氏曰

二十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大夫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盩臯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夷之也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而稱主避國君也詩逸詩也去平旦夜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言視彼盩臯之夜鳴以求曉是欲反夜作晝求所不當求者人尚且惡

之况人臣而求犯其上乎不同車遠害也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而有土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主故也故曰不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即月令所謂鵲旦也故曰不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別名之以此人患之盩臯何亂也故曰不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車之法君在左僕在中央勇士在右

子云君子子云君子鷩鷩貴鷩不鷩辭鷩賤鷩辭鷩富鷩不鷩辭鷩貧鷩則亂鷩

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祿也浮在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

也嚴陵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
也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與之無餘不害為賢者處
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小
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亦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
於名之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
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
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久而
賤已先入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入之君

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詩小雅角弓之篇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
酒得罪而怨者此為持事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
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此之曲直
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
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
方氏曰禮六十以上遵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
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
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
則不爭故民作讓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揚子曰自後者人

先之自下者人一
高之皆謂是疾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
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

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

告

詩却風燕燕之篇畜詩作勗勉也莊姜言歸妾戴
矯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
謂此以勗為畜者言能容畜我於心而不忘是不

借死亡生之意也○疏曰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
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則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
此化民則民皆不借於死者亡謂身為國事而出
云在外存謂存在國內者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
者而後與國內存者以此化民民皆仁厚可以大
事相付託也借死而號無告者言民借棄死者其
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也○延陵方氏曰死謂為
為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
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
死類皆是也與其孤禮言去國三爵則有列於朝
之類皆是也民不借以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於
孝思矣故曰民不借以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於
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號無告者呼而無
所告也

方紀二十五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
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
言

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言君能貴有德者而不吝於
班祿則民興於讓善尚有能者而不吝於賜車則
民興於習藝賤祿賤車非輕祿器也特以貴賢尚
能而不吝於所當與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言
之不作則為之也難故君子之言常約小人則先
言而後行不必其言之相顧也○鄭氏曰約與

先互言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祿尚技而賤車皆謂任賢
使能錫予之而無所吝也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也
言祿則辭可知言而後言則馬可知止之所此如不
徒事乎空言而後言繼之馬可知止之所此如不
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
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
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

輪一作論

上的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芻蕘乎輿論

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
者矣否則民必違犯也民不天上之所施則悖慢
之亂作矣信則不欺於民讓則不恃乎已以此臨
民民得不親其上死其長乎故曰民之報禮重也
詩大雅板之篇詢于芻蕘問于取草取薪之賤者
也引此以明酌民言之意嚴陵方氏曰書曰天聰
言則與天命合矣故下豈有未嘗不天也施者乎言必曰
酌者以言有當否斟酌而後行之也上者乎言必曰
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曰則亂也君子信
以施則百姓或肆慢而無以相治故曰則亂也
之報禮重則下天施矣

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

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

復無咎言

詩衛風氓之篇復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龜筮之
於著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明不
爭不怨之意○石梁王氏曰鄭箋詩既以體為卦
兆之體何故於此曲附履字之訛嚴陵方氏曰書
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善則
稱人過則稱己故怨益亡○臨川吳氏曰言在土書善
而稱人過稱己則怨益亡且人之不怨也善讓
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

禮記

卷之二十一

九

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度徒洛友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

度鎬京之居蓋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

正於龜而龜亦協從武王遂以龜為正而成此都

馬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為

讓善之證然此兩節所引詩意義皆不甚協履源

曰善則稱人與人為善之心也過則稱已自任以

姓有過在予一人不過如是夫舜善與人同武王百

足言矣民讓善則亡怨不爭不爭不爭不爭不爭不爭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

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内女乃順

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

惟良顯哉

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引以證善則稱君之義

臨川吳氏曰言人臣善稱君過稱已則民化之皆

與起而盡忠於君引書君陳證歸美於君之事於

此則是良臣而君之名亦顯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

方祀二十五

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

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泰誓周書引以證善則稱親之義人子善稱親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與契而孝於親引書泰誓證歸美於親之事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

年其惟不言言乃讜

弛猶棄也也三年不言見商書說命篇讜今周書無逸篇作雍讜與歡同言天下喜悅之也此條引論語近之引書義不協○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

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因知皆後人為之且

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引證如此齊同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石梁王氏所

氏曰親之亡也三年無改所謂敬其美也○石梁王氏所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

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怠亦通詩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事親無之止之時馬氏曰從命不忿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子曰睦於父母之黨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

兄弟交相為瘡

音瘦
因睦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因以致其和睦之情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容之貌瘡病也慶源輔氏曰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其黨乎故曰以合遠近之族未能孝於其親安也交相為瘡豈能合族乎○嚴氏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况父母乎故可謂孝矣

衣去声

子曰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曰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辨別也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所以厚敬親之道書商書太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言君不君而與臣相兼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

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忝祖也嚴陵方氏曰衣

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皆能有養也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言父子不同席何以辨所坐之席位言所立之位坐尊卑之義則一而已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歡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曲禮云恒言不稱老與此意同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

也所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戲也可以感人而使之傷者歡也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戲而不歡非專事於戲也謂為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娛親猶云可爾恨歡之聲則傷親故不為也廣源輔氏曰孝慈薄於孝而厚於慈者慈而已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室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方氏曰為親之死故為尸以象其生為神之亡故
為王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
所以言宗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
義石林葉氏曰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
則言尸主者庸謹也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
事而已若大宗廟久而廢壞則脩之祭祀立尸以
敬之乃所以教民送終而廢壞則脩之祭祀立尸以
程子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
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
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

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是
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
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邇古宜錮之屬皆祭器用之賓客以寓敬也菲薄
而廢禮與過文而沒禮皆不得為敬主人親饋是
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敬主也易既濟九五爻辭禴
薄也詩大雅既濟之篇○方氏曰食者利之所存
禮則義之所出故言爭利以忘義石林葉氏曰祭
也故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則用之亦所以事神非
也故大饗諸侯同於禮五帝少之為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

美沒禮惟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既醉而飽以
德惟其不必菲也故殺牛而祭不如夏禴蓋君子
無意於菲美者示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示其思
義民之反此乃至於爭利而忘義故不言坊者以
其示之而已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

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醜酒在堂

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

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

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

禮儀卒度天語卒獲

承奉事之也醴齊醜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

味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以不貪淫於味

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

賓是衆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

民以上下之等也祭禮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此以

和睦之道教民也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堂下者

又觀堂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乎詩小雅楚茨

之篇卒盡也言禮儀盡合於法度笑語盡得其宜

也嚴陵方氏曰七日戒三日齊並見禮器郊特牲

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者趨走也夫齊

戒以承之趨之避之則致之至矣故曰特教
也自水言之則淡者為精尚是為粗若郊則濁
謂酒醴之美玄酒若水則謂先王在室酒之
者為其質清者為其文沈湎之禍故曰尚酒
矣亦見禮以宣其室沈湎之禍故曰尚酒
亦見禮以宣其室沈湎之禍故曰尚酒
獻酬之時也尊酒在室多解而飲少飲故曰
者謂也昭羣穆成在由聚其宗族則交相親
睦也教民昭羣穆成在由聚其宗族則交相親
睦也教民昭羣穆成在由聚其宗族則交相親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
中雷餒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
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

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子云死
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
薨而不葬者

賓自外而入其禮不可以不讓喪自內而出其禮
不容於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章首
賓喪並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餘說見禮
考嚴陵方氏曰每進以讓每加以遠皆所以示遠
遠之事則所以崇敬也自浴於中雷而後下皆喪禮
於家即所謂於壙而哭而弔是也所弔雖異所以不偯
死之意則可以然而不盡手故子云死其民之卒事也
之於此其可以然而不盡手故子云死其民之卒事也

從周從周者以其弔於家為盡故也禮弓又曰反而亡焉失之矣則弔於家為盡可知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
表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
晉襄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
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魯僖公九年晉侯詭諸卒冬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方氏曰升自客階而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為子之孝而已父既往

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石林燕語曰升客階不敢代父而為王者受弔於賓位不敢代父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子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字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一君

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比皆誠實之至豈敢有副貳其上之心乎欲貳其君是與尊者相敵矣故云示民不貳也君子人君之子也

禮記卷之六

君

君在也。不謀任，嫌欲急於為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唯命，魁之時或君有故而已代之，則自稱曰君。或某左傳，戴或圍，正謂君之或故，鄭引之云：「當為或也。」嚴陵方氏曰：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第以事長者，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或於其君，幼不敢或於其長矣。故曰：「不或也。」

喪父二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疏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不學。今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

一本有財字下

與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意同。有上下謂畢當統於尊也。嚴陵方氏曰：不敢有其身者，傳所謂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是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交禮，莫敢為室馬。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或其君。曲禮云：「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以上四節皆明事君事親之道，故總結之曰：「忘其親而」

貳其君石林葉氏曰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
在於不敬有其身於臣則為父則統子者也故天子無客
曰自無容禮而下並見其財以爲饋獻○嚴陵方氏
者三賜不及車馬君之郊特牲解曲禮曰爲人子
授人乎故曰示民不敢專也饋即遺也自此遺彼
則曰饋自下獻上則曰獻○慶源輔氏曰子不敢
有其室一心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
 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
 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
 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

祿而賤行

禮之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帛以致其
 情也此是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之義若先
 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必貪於財祿矣無辭無辭讓
 之節也行情直行已情也禮略而利行民不能無
 爭奪矣人有饋遺於已禮也或以他故或以疾
 病不能出見其人則不視其饋視猶納也此蓋不
 敢以無禮而當人之禮易無妄六二爻辭今文無
 凶字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畲不耕而獲不菑而畲
 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引之以證不行禮而

貪利也嚴陵方氏曰幣者帛之名帛者幣之實禮者幣之未將是矣禮者事之象幣者禮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禮也先財而後禮則狗象志義故曰則民利無辭則失取予之義行則情則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也故曰則民爭情則利謂主人有故而弗能見饋者也是既弗能見則其饋凡內物者必視其多寡是而弗能見則不能之故也貴祿而賤行者不以行事為先也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

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

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

不坐矣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德者莫

遺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詩小雅大田之篇秉禾之束為把者穡鋪而未束者言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穡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為利耳伊語辭與今詩文顛倒不同仕則不稼稼足以待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鱉也食時食四時之膳也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坐大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詩衛風谷風之篇芣菲菁菜也菲亦菜名詩之意與此所引之意不同詩

意謂如葑非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菜
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亦不當以小過
而棄其善此引以為不盡利之喻者謂采葑非者
但當采取其葉不可以其根本之美而并取之如
此則人君盛德之聲遠播無窮遠之者而人皆知
親其上死其長矣詩則以及爾同死為備老也方氏曰君子之於利非不取也不盡之而已若九
一以治野外什一以治國中周官朝士凡得獲貨
賄人小者六畜者委之於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
公之任則不稼而澤虞言頌其餘于萬民皆此
意自任則不稼而澤虞言頌其餘于萬民皆此
也食時不力珍者盡止以愛物也

子曰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

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
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
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
之何ヨコクテ反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
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章明也無嫌無可嫌之行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
詩作析新如之何而豳風伐柯篇言伐柯如何匪

斧不克克能也橫從其畝言從橫耕治其田畝也
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以此坊民以
下十字舊本在詩去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
引詩下嚴陵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
天下之情無可嫌者足以為之紀矣禮器曰君子
之行禮不可不慎也衆之紀散而衆亂非謂
是故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
而曰紀紀無俟乎媒幣矣慶源輔氏曰不曰綱
之事象地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
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

人之姓曰曰其死曰孟子卒

厚別厚其有別之禮也卜之上其吉凶也吳大伯

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吳女又見論語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

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

禮陽侯繆侯兩君之謚也鄭云其國未聞○方氏曰
大饗者兩君相見之饗也因陽侯之事而廢夫人

先儒謂字作為壽

之禮則陽侯以前夫人固與乎太饗而有交爵之
但矣乃云非祭不交爵者先儒謂同姓則親獻異
姓則使人攝此云不交爵謂饗異姓國君耳○石
梁王氏曰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
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為弑君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

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太

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

德

寡婦之子見曲禮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
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

鄭云此句似不足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

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

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

之禮則陽侯以前夫人固與乎大饗而有交爵之禮矣乃云非祭不交爵者先儒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此云不交爵謂饗異姓國君耳○石梁王氏曰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為弑君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太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

德

寡婦之子見曲禮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禮源
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鄭云此句似不足

子云好德如好色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

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
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
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荒
於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
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餘並見
前爾雅方氏曰孟子曰好色者人之所欲也故經傳
愛如欲色然論語賢易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
言其所好之篤而賢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
嫌而心餘並見曲禮解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
授壻恐事之遠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
者

舅姑女之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論語註云遠與
之也儀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
宮事皆恐事之遠也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
隨者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成氏曰婦人謂夫
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
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大學中庸已列四書故不具載。

大全二十五卷終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二十六

表記第三十一

子言^レ之歸乎君子隱而顯^レ不矜而莊^レ不厲而威^レ不^レ言而信

鄭氏曰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
方氏曰此篇稱子言^レ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畧也
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應氏曰
歸乎之嘆聖人周流不遇觀世道之益衰念儀刑
之有本何必歷聘駕說而後足以行道哉隱而顯

即中庸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不矜而莊
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即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是也中庸以是終篇蓋示人以進德之事表記以
是為始蓋發明聖人立教之故馬氏曰隱者其
於幽其各聞於人以其德蘊於中輝光發於外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
惟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
威不言而信矜所以自飾而欲人之敬所不矜而莊
嚴而欲人之畏言所以自宣而欲人之信故不矜而莊
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則至德默喻於心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
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
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疏曰甫刑呂刑也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
馬氏曰見其所可行而不慮其所可止則失足於
人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見
其所可語而不慮其所可默則失口於人不失足
於人故貌足畏不失色於人故色足懾不失口於
人故言足信○劉氏曰君子謹獨不待矜而莊故
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不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
人而色足懾不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
信也蓋其尋常敬已故動處無不中節如此又引
善以證之而義益顯矣藍田呂氏曰脩身之要有
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貌也言也曾子告
色而已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貌體齊頰色順

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則反是者也是所謂足者舉
動是也舉動即貌也主於辭是也脩此三者教而已
見於目則失之故貌教則足信也
矣不敬則足憚也言教則足信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續也

楊襲見曲禮○應氏曰楊襲以示文質各有異宜
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
存其教不以襲衣而因為楊不以楊衣而因為襲
蓋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襲之患
宜禮者節文而已節文不明慢瀆所生也衣裘
之間以襲楊為之節文故凡服裘者必有衣不楊
之表襲服也充美也教事故有楊見美也謂裘之
則謂之襲也充美也教事故有楊見美也謂裘之
文飾也或不楊為教或不楊為教或不楊為教或不楊為教
因者或不楊為教或不楊為教或不楊為教或不楊為教

以襲為教如大裘不楊及尸襲聘禮賓襲執事
則襲是也禮如大裘不楊及尸襲聘禮賓襲執事
實楊無事束帛加璧是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敬弛極辨
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金華應氏曰
無餘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蓋報本始通而
聖莫重乎祭一毫不可出政令曠而莫嚴於朝一
辨則紊而治矣其分可出政令曠而莫嚴於朝一
不敢竭以此終也

辟音避

遠去聲

子曰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並言之
樂氏曰事鬼神則致敬於幽者也故重齊戒見君
則致敬於明者也故重擇日也嚴陵方氏曰王
藻言前日而此神齊戒則見君者非齊戒則事鬼神者
祭不擇日而此神齊戒則見君者非齊戒則事鬼神者
非齊戒則神齊戒則見君者非齊戒則事鬼神者
蓋齊戒在日月而此神齊戒則見君者非齊戒則事鬼神者
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
夫者以神道亦致言有所當也
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襲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親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易蒙卦辭謂凡占者初筮則誠敬必全若以明而
治蒙必其學者如初筮之誠則當告之若如再筮
再三筮之瀆慢則不必告之矣引此以言賓主之交
際當慎始敬終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士筮之瀆
慢也○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
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其

子言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裁割事物而人心凜然知所畏故曰制報之為禮以交際往來彼感此

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摯如羔鴈雉鷩之類是也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棄棄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疎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之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

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怨之言觀之此章恐非
夫子之言○方氏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雖不
足以有懲而衆將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寬身之仁
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
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馬氏曰德必報之
所勸怨必報之凶則怨然後民非知有所懲言有
則必勸怨必報之凶則怨然後民非知有所懲言有
是民有德於後而必報之此非無以報也君出於
是時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非無以報也君出於
斷德而薄於民而必報之此非無以報也君出於
以寬身之仁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之仁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之仁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
法以民

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
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為仁以
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惡為而
制法則法無不行○方氏曰欲而好仁則知者利
仁之事也畏而惡不仁則畏罪者強仁之事也若
所好生於無欲所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者不
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德氏曰無欲而好仁則
之外好也無畏而惡不仁則好無非自仁之外則
之他好也無畏而惡不仁則好無非自仁之外則

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
後終身之仁也

仁有數言行仁之道非止一端蓋為器重為道遠
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謂之仁也義
有長短小大言義無定體在隨事而制其宜也中
心惻怛惻隱之端也故為愛人之仁率循古人之

成法而勉強行之此為求仁之事資仁取諸仁以
為善也即上文強仁之意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言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才也武王
豈不官使之乎言無遺才也聖人為後嗣計莫大
於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
子耳曾玄以下皆孫也故夫子以為數世之仁蓋
中心惻怛所發者深故所及者遠也國風邶風谷
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
憂後事乎此但欲以仁終其身而已耳蓋勉強資
仁所發者淺故所及者近也
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資遠近之數也故曰仁也

九經大全

表記二十一

田呂氏曰以其誠

人而望人則不求備於人故曰則賢者可知所謂
貧者於人則與某貧於人曰猶貧乎已之貧同則
彼善於此而巳○馬氏曰子我欲仁斯仁不至矣
又曰有能一而巳○勝其力於仁矣致何未見力不足
揚之理也蓋自其仁道自其成其名而言之唯中心安
仁者蓋亦難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
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
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

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定也
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大雅蒸民之篇言德之在人其輕如毛非難能也
而民少能舉之者尹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之求
其能舉德者乃惟仲山甫能舉之我愛其人使其
或有不及我思效忠以助之今吉甫雖愛山甫而
欲助之而山甫全德吉甫無可以致其助者也小
雅車牽之篇言有高山則人瞻仰而望之有景大
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之二止字皆語辭夫子引
此兩詩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哉中道而廢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

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止也不足少也人老則未來之歲月少矣俛焉無他顧之意孳孳勤勉之貌斃死也○應氏曰前章言仁重且遠而人不可以致全責此又總叙而勸勉之蓋田呂氏曰中心而巳聖人之任也雖未至焉不敢勉者天下莫之助而不為故曰惟仲山甫舉之○嚴慶方氏曰高山出雲故澤加於民而於民之思仰於道故德可於非民之仁者疇或能忘身之老可謂行不知老之非好仁者疇或能忘身之老可謂行不知老之非好仁者疇或能忘身之老可謂行不知老之非好仁者

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仁之難成私欲間之也私意行則所好非所當好故曰失其所好也苟志於仁雖或有過其情則善故不待多言而可辨故曰易辭也恭儉信三者未足以爲仁而亦行仁之資且少甚曰鮮皆勉人致力於此所以由此寡過而進德也詩大雅抑之篇

也知所向矣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齋
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貌以驗其文之著於
外衣服以稱其德之有於中朋友切磋相成以至
於極而後已○應氏曰五者輔道而夾持之欲其
趨向之專一也縱有懈怠而欲為惡者獨不愧于
人而畏于天乎小雅何人斯之篇蓋田呂氏曰人
所以難成者君子責人能以怒而成人有道則不
成矣故能者病君子難之不能者賢者有此行勤
愧人所制以行不以其言從之而有一壺者則此
有所以自愧也禮之以法節也夫不足則有餘則
行也不以自愧也禮之以法節也夫不足則有餘則
情也不故有由中容貌以文結之驕而所可正於
不故於外致容貌以文結之驕而所可正於然又不可

以不資之須友故朋友以極之自天子俯仰至於
所愧不作故引詩之辭以況之詩之意非如此
詩者下言愧也○臨川吳氏曰上言愧人我
恥之彼自愧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
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
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
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
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

卷之六

六

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此承上文容貌衣服而言欲其有德行以實之也德謂得之於已行謂見之於事詩曹風候人之篇鷦鷯也俗名淘河鷦鷯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入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

衰經有衣色端冕有敬色田甲冑有不可辱之色澤之不捕魚以食者不濡其翼則不得食澤之魚梁也人之所以捕魚也濡其翼則不得食澤而受顯服者故之坐得食如人之求食不之澤其德異乎鶴者未之有也

子言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次盛血秬粢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應氏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絜矩之道哉故天子竭力致敬以事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乎天子也

曰君子之所謂義者事之制而制之制人所得其宜之謂也。使下所惡於下必以事上。故凡以可也。天子之責此故不。侯也。蓋身致其誠信而示其嚴上之禮也。足於親耕也。案盛拒管以事上帝。然後天子之尊非不。也。故諸侯以輔事天子。亦有嚴上之禮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死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

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訛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役猶為也得之不得即中庸獲乎上不獲乎上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茂密也藟似葛枝曰條幹曰枚嚴氏云是篇也藟也乃蔓於木之枝幹喻文

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文王凱樂弟易其求福不
曰邪也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
引此章蓋有一毫觀偉之心則邪矣詩太雅大明
之篇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恭敬以明事上帝遂能
懷來多福益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
也○應氏曰數章之內自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
之後又言恭儉役仁信讓役禮曰自卑而尊久又
曰自卑而民敬尊之曰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
又曰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嚴陵方氏曰仁不
以為仁之用而已故每以禮言不止於信讓為人所尚也
於位則非貪夫位也寡於欲則非慕夫祿也讓於

賢則非爭其名也卑已故能尊人小心故能畏事
君而得之君者義也他求我求而君者則命
存焉古之君者文王之君也周公之事也
君之民也君之德也君之義也君之信也君之
止足也君之受命也君之攝政也君之命也君
文王受命於天○石林攝政曰君命物故也
尚其是心○周君又君之攝政也君之命也君
禮故不自儉於位○石林攝政曰君命物故也
命是也○天而尊其身求賢君所以知人得之
於行也是故君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憲耻名之浮
於行也是故君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

謂使人

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學章人之
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
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
豈下乎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
謂使人
謚以尊名為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
也善得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
故曰節以壹惠也以求處情謂君子所以不自大

尚其事功者以求處情實不肯虛為矯飾也過行
弗率以求處厚者謂若有過高之行則不敢率循
惟末以處乎篤厚之道而已本分上不可加毫末
也后稷教民稼穡為周之始祖其功烈之在天下
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哉固當以仁聖
自居矣惟欲行過於名也故自謂使人
而巳嚴方氏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有謚則
子請為之而然行請所以謚也其尊名者禮子
行而為一端而為武節也故曰節以壹惠言特
為文則王之為武於此皆壹惠之節也聞過而
恥之故不自大其易事甲而下皆自喻之故曰
卑而民敬尊之易曰甲而後稷之教民稼穡無
此

疆
一
是
人
疆
一
是
人

子言曰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

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

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

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

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呂氏曰強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

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

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說安也毋荒則

有教矣威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

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此

言君子仁民之道如此非聖人莫能與也

者其難乎言仁之難其成也嚴有以致其尊愛有

以母致此親然後成也凱之成也詩云凱弟君子

率之於外也仁弟以成也凱之成也詩云凱弟君子

內也致其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和之尊而

其故有以致其尊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和之尊而

曰使其尊有父之尊有母之尊有比之親如此而後

父母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尊有比之親如此而後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下無能賤其無能之子也○應氏曰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或曰命謂君之教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

親而不尊水則狎而玩之故親而不尊火則烈而不可入故親而不尊故親而不尊則命則幽而遠於人者能兼有父母之尊親則相人於幽而遠於人者能兼有父母之尊此則言其各偏於一而不兼有者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蔽菴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

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敬蕩而不靜勝而無
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
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
敬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施去聲

先祿後威先賞後罰皆是忠厚感人之意故民雖
知親其上而尊君之意則未也故曰親而不尊春
愚驕傲鄙野質朴之故皆忠之末流也殷人欲矯
其蔽故以敬畏為道以事神之道率民先其鬼之
不可知者後其禮之可知者先其罰之可畏後其

賞之可慕尊則尊矣而親愛之情則無由生也故
曰尊而不親流蕩而不知靜定之所者尊上鬼神
之蔽務自勝以免刑而無耻者先罰後賞之蔽也
周人見其然故尊禮以矯後禮之失尚施惠以為
恩亦如夏時之近人而忠其賞罰亦無先後但以
爵列之高下為準如車服土田之賞有命數之異
刑罰之施有八辟之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之類皆是也故亦如夏世之親而不尊其後民皆
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言之不怍賊害而蔽於
理皆尊禮太過文沒其實之所致○應氏曰三代
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蔽夏之道惟思

盡心於民惟恐人之有所不正不得不重其文告
之命遠神近人後威先祿皆其忠實之過而徇於
近也近則失之玩故商矯之而尊神焉君民上下
情不相接率民事神先鬼先罰後禮後賞而遠於
物也遠則失於亢故周矯之而尊禮焉禮文委曲
而徇人禮繁文勝利巧而賊其敝又有甚者焉凡
此非特見風氣既開而澆漓之日異抑亦至德之
不復見而已歟○石梁王氏曰此一章末敢信以
為孔子之言乎嚴陵方氏曰三代之天下之理始
於有終而尊者有終而尊者有終而尊者有終而
尊則各有所成也始既各有所成則民之敝也豈
三代之政使各有所成也豈政之政焉使之通變
而不敢信以

新而窮也雖野然近人而忠夏周之所同也而夏
之敵則民乎尊而命周之敵則文而本乎尊禮命之
利之簡故近人尊而命周之敵則文而本乎尊禮命
源既異其流亦不慙其同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
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

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未瀆辭以其尊命也未瀆禮以其後禮也未瀆神
以其敬神而遠之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即省刑
罰薄稅歛之事未厭其親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

子言之日後世雖有作者虞夏弗可及也
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
父母有惜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
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
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
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
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呂氏曰惜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
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而已忠利之教者若
使兼為司徒教以人倫作為衣裳舟楫曰杵弧矢
宮室棺槨書契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人
以善之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富而有禮節於物
者也惠而能散周於物者也義以相正而不傷乎
割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故寬裕有容而容之中
有辨焉○應氏曰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
厚其子傳諸賢而為天下得人也生死無所私而
心乎斯民真若父母之於子親而尊至惠而能散
猶元氣之運妙用無迹此中庸所謂用其中於民

也其君子化之皆為全德尊仁畏義不敢犯天下
之公理取費輕實不敢徇一己之私欲取費用者
儉於自奉也輕財實者薄於言利也自庇民大德
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
本可以為仁之厚而唐稷庶幾近之自凱弟君子
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為
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嚴陵方氏曰
故曰生無私以其傳於賢故曰死無私則厚其子
但尊親而有忠利之教安而敬尊而教之則厚其子
而愛故富而有禮於愛故惠而敬尊而教之則厚其子
驕奢之患惠而能散則無偏黨之私仁者天下之
表故在尊實則與天無吝忠所故在抗節常失於
已

則上義所以立我常失於物文則常失於妄動
偏徹也非有大威明之德其能若天是乎故引書之
以證之○延平曰周氏曰孟子曰天爵則與賢之
與子無私死又曰厚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自其
憐之極致則至而能散者特舜而已矣自其
舜之則豈止於寬而有辨者特舜而已矣自其
道化則豈止於寬而有辨者特舜而已矣自其
於君子者哉

子之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
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非益寡

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為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

於曾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為
籍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也以求
售也如書之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所愧也昧歛幡
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二篇此伊傳先資之言也
齊桓問答而為書燕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
之言也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
壇東向之答草蘆三顧之策亦庶幾焉○馬氏曰
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嚴陵方氏曰先資其言者
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言故是以成其信拜謂受
其命也獻謂效其能也君無為也故有責於臣
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則臣能任責則非尸祿者
寡人亦或不誣以忠獲罪此所以非有罪者矣故
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

子曰事君太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

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

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不家食吉大畜之象辭也謂大畜之君子才德所
蘊者大則當食祿於朝以有為於天下而不食於
家則告此言不以大言受小祿所謂達可行於天
下而後行之者也○馬氏曰大言所言者大也小
言所言者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
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

利也子曰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

方

呂氏曰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調懷祿固寵主
於為利故曰尸利也○方氏曰所謂守和者過於
和則流而為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為異故在於能
守守則適中而無過與不及之患矣○應氏曰案
以職言大臣以位言自三公以下皆是不特六卿
其序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石渠王氏曰遠而諫則調非孔子之言○石林葉氏
則見之略諫則為佞近於君則見之詳諫則不為
素餐素餐則利也○嚴陵方氏曰遠而諫則不為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諫而非忠非以為諫而為利耳
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也詩小雅隰桑之
篇瑕詩作遐本謂我心愛慕此賢者思相與語以
其相去遐遠故不得共語然欲發之言藏於我心
何日而忘之乎此記者借以為喻言我有愛君之
心欲諫其過胡不言乎縱未得進諫亦藏於心而
不忘但不以語他人耳嚴陵方氏曰陳善閉邪謂
是暴君之過矣然有犯無隱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
從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

欲言之明不效陳其過於外之意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以遠亂也

謂也所謂亂者賢不肖倒置之謂也君信我可以為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我可以執政雖得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膳肉不至而即行靈公問陳而即行君子之道正君而已枉也者未

有能真入者也人之相見三揖至于階三讓而賓升而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賓去不顧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賓主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

子曰事君三遷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

卷之三十一

白不妄吾不信也

違猶去也。不出山竟實無去志也。謂非妄利可乎。○
宮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書冀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出山陸氏曰：三違而外強，定之非要利而何。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延平周氏曰：進以禮，所以敬。

終之曰臣，臣之曰君。臣之於君，猶父之於子。所以保其命也。然則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所以保其命也。故君使臣，臣事君，理之當然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所以保其命也。然則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所以保其命也。故君使臣，臣事君，理之當然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所以保其命也。然則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所以保其命也。故君使臣，臣事君，理之當然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賊處其位而不復，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呂氏曰亂者如絲之不治而無緒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故執慮而從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故可以自免而不累於上故曰臣之學也易蠱之上九事之終且無位也有似乎仕焉而已者故曰不事王侯乃所以高尚其事而不見役于人

石林葉氏曰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辭難位朝廷也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辟難辭賤則事不也治而亂何有於仁勇於事君有得志而與否者令寵也慮而從之者義也得志而慎慮所以畏命故其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

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詩衛風鵲之奔奔篇嚴氏云鵲之奔奔然鬪者不亂其匹也鵲之疆疆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為小君乎○呂氏曰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天秩天敘天命天討莫非天也臣之受命于君者命合乎理義為

表紀

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馬則不
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
君子之接如冰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
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
餒

三者不能則不問不可以虛言待人也
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讒賊之言也
餒進也
曰問所費於喪者而不能饋則其言也
不能饋則其言也
不能饋則其言也
不能饋則其言也
不能饋則其言也
不能饋則其言也
不能饋則其言也
不能饋則其言也
不能饋則其言也
不能饋則其言也

愈也君子之接也
淡而無怨故曰淡者
全而無怨故曰淡者
不以信而信之
不而信而信之
不而信而信之
不而信而信之
不而信而信之
不而信而信之
不而信而信之
不而信而信之
不而信而信之
不而信而信之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

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

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也國風曹風蜉蝣之

禮記卷之六十四
三十四

篇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歸稅乎
說讀為稅舍息也嚴陵方氏曰不以口譽人則言
故天化之而作忠馬之所與必發於心不止於外貌
非口譽之事也口譽者問人之寒則衣之之類皆
者內外之不相應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
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
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
焉哉

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始焉不

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
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呂氏曰有求而不許
始雖拂入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久而
不踐始雖不拂入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藍田
曰口惠而實不至則害信之大者自古皆有死
無信不立危國亡家之本此怨菑所以及其身○
嚴陵方氏曰口惠者始終之不相副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
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情欲信即大學意誠之謂也巧當作考即由禮則
古昔稱先王之謂也不則為無稽之言矣○呂氏

曰穿窬之盜欺人之不見以為不義而已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恭無誠心以將之精疏貌親主於為利亦欺人之不見也孔子曰色厲而內在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二者亦欺人之不見以為不義故所以為穿窬也○石梁王氏曰辭欲巧決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君子不以色親人者以真積於內然後誠動於外故君子不媚容見於外蓋真積於內然後誠動於外故君子不以色親人而慮其積於內不信也應怨而友其人者取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無非

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藝事上帝是以不

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不相襲說見曲禮○劉氏曰此段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去太事有時曰呂氏以為夕夏至祀天地四時迎氣用四立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非此則其他自不可違卜筮也然曲禮止去太饗不問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曰祀大神亦如之大卜太祭祀高命龜春秋魯禮又有郊之文郊特牲又有郊用寧之語是蓋互相抵牾未有定說又如卜筮不相襲

大事有時曰小事無時曰有事筮外事用剛

大事上小事筮而洪範有龜從筮從龜從筮從之
文筮人有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太卜又凡事
涖下又如外事用剛曰內事用柔曰而特牲社用
單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歲凡此皆
不合禮家之說未知所以也姑闕以俟知者
田呂氏曰郊所以事上帝卜日而用之不取必
其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敢必其物也神乃無非
私禋事之用祭義曰雖有明心必進斷其志焉
卜筮之專義曰雖有明心必進斷其志焉
示不取專以尊天也與此同意○張子曰不犯日
月謂不使祭日相見犯若一時有兩祭則必相回
不相妨之

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

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外剛內柔見曲禮
詳文理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牲禮樂齊盛之下
以其一聽於龜筮故神人之心皆順也馬氏曰
柔日亦陽也故用剛日內事陰也故用柔日
甲說者以郊為外事剛日而用陰也故用柔日
得之矣○禮記曰天子之祭必以剛日而用陰也
威儀樂者節於物則曰牲牲天產齊盛地產則
儀節者節於物則曰牲牲天產齊盛地產則
無鬼神之害又明無百姓之怨乎詢謀僉同鬼神
筮而百姓怨者書不云乎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龜

記大

表記

卷二

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所怨可知矣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余

富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以迄于今明其祿及子孫也蓋田呂氏曰后稷之祀易富也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余

子曰太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龜筮之為器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故言太人之器也以其威敬而不敢玩藝故大事則用小事則否天子無筮惟用以也而又云道以筮者謂在道途中則用筮也守筮謂在國居守有事則用筮也龜亦曰守龜左傳國之守龜何事不卜非其國不筮謂出行在他國不欲人疑其吉凶之問也宅居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二十七

緇衣第三十三

蓋田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為上者言行好惡所以為民之所則效不可不慎也篇中緇衣好夫惡以是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而勸善惡無心於緇衣名篇者以見

子曰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

不煩矣

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

緇衣第十七

矣長樂劉氏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正喜怒失其常於是其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爲容悅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爲下知如是可謂難知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音如巷伯則爵不濫

而民作音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

文王萬國作音孚

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國詩作邦○呂氏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

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故曰爵不濫而民作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故曰刑不試而民咸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爲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嚴陵方氏曰若好夫非不誠矣巧言之傷讓則惡惡非不至矣此正言緇衣之好賢特諸侯爾以諸候好賢不至此誠况於王天下乎巷伯之惡惡特寺人所以特引二詩而明之也○盧陵明氏曰大夫所以特也而好惡得其正者寡矣緇衣好得其正巷伯惡得其正與克明德慎罰其好惡之言文正如此

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長樂陳氏曰
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化人也
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
從而非此表端而影端表枉而行者之於故謂民之
表○焉此曰表端而影端於民枉而行者之於故謂民之
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於故謂民之
從若此之不行則上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於故謂民之
不可以不恤也故曰是民之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為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

仁莫不仁也此所以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姓
皆以仁遂故引詩書以明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大雅下
武之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孚信于民而天下
皆法武之長樂陳氏曰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宮室而盡力乎耕血所以美乎徽冕所以致孝乎鬼神
三年而一愛百姓皆亂以仁遂焉石林葉氏曰止於
仁遂焉而後治之者易也言仁遂也禹立三年百姓以
繼治而化之者易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久故長民
者重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

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

說音悅

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身教者身率以正也
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為愛民之道是以
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已之善而悅其上
如子從父母之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棣當依詩作
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則四國皆服從之也
馬氏曰章先人而謂之仁者蓋當仁不諱於師也
○廣陵方氏曰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茲非
仁乎先
人爭先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

詩音弗

如綉故大人不倡游言言也不可行君
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
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

止不僇于儀

力多下

僇言者愆

綸緩也疏云如宛轉繩綉引棺木索也危高也詩
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僇過也○呂氏曰大人王
公之謂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易曰誣善之人
其辭游為人上者倡之以誠慈篤實之言天下猶

有欺詐以罔上者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
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
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
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於行而言之必可行也
行不敢高於言而必為可繼之道也馬氏曰夫可
言君子弗行也則民固行而不可行矣不可行
樂陳氏曰游則無所歸也言欲當其行實而不可
人而可以偕遊之言也故君子弗言而不可行
行之言也所謂顧言之言也故君子弗言而不可
弗行君子所謂顧言之言也故君子弗言而不可
而無過高之言是行於中民皆效之故君子
高之為義如此行不危非中而當於言也故
危而不可過於此不危言凡物非中而當於言
則慎行之意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
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則民謹於言
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

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終恐其行之
不能至則為虛誕也禁謹勸之也禁人以行而必
稽其所蔽慮其末流之或偏也如是則民皆謹言

而慎行矣詩犬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朱子云
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
止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兩引詩皆以為謹言行之
證○呂氏曰進取於善者夷考其行而不掩猶不
免於狂况不在於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夷
惠之清和其末猶為隘與不恭故曰行必稽其所
敝文王之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西山真氏曰
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尊人
之善而己不能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
理有諸人自後可以非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又違
禁人空言自後可以非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又違
之故空言不可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又違
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則
患將不勝枚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
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死窮不善者固不足言

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遠未有不反而為不善
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游虛之害夷惠非善
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關
安危自出故又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
化而不苟矣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
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
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中忠信也○馬氏曰狐裘黃
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
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於周實以君子之德也

從于雍反

蓋田呂氏曰此章明言長民者言容止民所觀望則而象之惟其不惑有常則民心不疑而德歸於一矣○履陵方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故其效至于民德歸一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

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

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

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

間不疑不惑也尹告伊尹告太甲之書也今咸有

一德篇文詩曹風鳴鳩之篇引書以證君臣相得

又引詩以證壹德之義蓋上以誠而接下者

述而志者蓋下以誠而事上以誠而使下知其皆以誠則君臣之間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也○山陰陸氏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一而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鄭本作章義今從書作善○呂氏曰章明也癉病也明之斯好之矣病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

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童善之義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

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

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

帝板板下民卒瘝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

之印

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戾之意卒盡也瘝詩作瘝病也假上帝以言幽主及其常道使下民盡病也小雅巧言之篇印病也言此讒人非止於敬徒為王之印病耳板詩證君道之失巧言詩證臣道之失也○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

瘝丁相反

共音恭

徒為難從難聽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
○方氏曰示民不以信則為上之人可疑可疑則
百姓其有不惑者乎事君不以忠則為下之人難
知難知則君長其有不勞者乎章其所好之善故
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
不淫若是則上下無可疑者故曰民不惑矣臣有
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行者無
偽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馬氏曰君德之不
一疑則非所謂可望而知也故百姓惑而德之不
君長勞主道難知下矣則非所謂利可知也故
善而遷善以成俗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
曉然而遷善以成俗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

故民不惑矣○石林葉氏曰上以誠示人則百姓
於勞示之以法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
矣於勞示之以法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

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棄刑而

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

迪三子七ケリ

康誥甫刑皆周書播布也不字衍言伯夷布刑以
啓迪斯民也○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
爵祿刑罰之失當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

刑罰非其罪則小人不足耻此之謂褻刑輕爵陳氏曰爵祿不足功則輕爵以予人統元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則輕爵以予人統元益也故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則輕爵以予人統元益也故謹明以致其察則不可以棄刑敬明乃罰者敬以不致其書以爲播刑之迪迪之爲言道也先王之於人道後加刑焉然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

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通臣比矣故大

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通臣不可不

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

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通臣不疾

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

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

疾莊士大夫卿士

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此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太過而然耳由是通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爲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通臣所以不可不慎者

以君之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為道者也人君
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不使
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其君不使內之寵
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而得
見知於上矣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
公顧命臨死回顧之言也毋以小謀敗大作為謂不
可用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也疾毀惡之
也莊猶正也故也君所取正而加敬之謂也蓋田
曰此章言大臣怨乎不信而以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
馬不用之斯信之也矣不信之斯熱之矣未居其位
而寧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則君之所任百姓所以
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大馬富之而弗敬也臣

事至於此必有逆臣發而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
道者為民所不從也大臣怨乎不信而以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
望以民為表不從也大臣怨乎不信而以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
繁其君則內之臣怨乎不信而以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
疾其君則內之臣怨乎不信而以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
賢以蔽而謀不聞三君者任臣圖四方使遠臣間近臣
母疾以蔽而謀不聞三君者任臣圖四方使遠臣間近臣
士疾以蔽而謀不聞三君者任臣圖四方使遠臣間近臣
方氏曰大士大夫君之不可不尊以待之也
君之所資以觀擇之者君之不可不尊以待之也
之資以觀擇之者君之不可不尊以待之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
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

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親善遠惡人心所同所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君既不親賢故民亦不親其上教令徒煩無益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為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番之視如仇讐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君陳周書蕪引之皆為不親賢之證馬氏人者以位言之也夫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欲親其所親而賢未必不可親未嘗不欲親士疾莊士大夫之戒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為不肖之行也言幾則者凡以此也言賢則知德也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親雖區區於教令之德也

詩云彼求我則如不可得者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力既已得我而反不我用至於君陳所言亦猶此也○我而反不我用上失其所親信而民之化之亦然雖教之亦將有所不勝抵所以為煩而已

子曰小人滿於水君子滿於口大人滿於

民皆在其所藝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

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

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

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

開壺為蔽

也

小人_ハ民也_{ナリ}溺_ル為_ス其所_ニ隨也_{ナリ}水為_ス柔物_{ナリ}人易_ニ近_ク之_{ナリ}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忘險而不知戒則弱矣君子士大夫也言行君子之樞機出好與我皆由於口於已費則於人煩出而及禍不可悔矣木人謂天子諸侯也國以民存亦以民亡蓋惟其蔽於情而不可以理喻故鄙陋而不通書言可畏非民此所以不可慢也棄而不保則離叛繼之矣三者皆在所戒故曰君子不可不慎也於口為戒大人以猶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也民之

為俗一可致不可慢亦猶水之攻堅莫之能先也民慎也然上兼言大人小人此統言君子者蓋君子則上下兼言大人小人此統言君子者蓋君子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

省括于度則釋先音悅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

起兵惟衣裳在筭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

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逭先音悅尹吉曰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先舊本作天今從其

電于乱反

終

毋書作無伊尹告太甲不可顛越其命以自取覆
亡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者法度射者
之所隼望釋發也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
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傳說
告高宗謂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蓋之患甲
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
德謹於在筭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於
省躬者戒輕動也孽災也逋逃也夏都安邑在毫
之西故曰西邑夏國語曰忠信為周言夏之先王
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

君

皆明不可不慎之意蓋田曰氏曰引大甲言為政而後發有是心也安有溺於民之患哉說命言庶政言君以忠信有終皆君所自致也此引書為證

子白民以君為心以民為體心在則體舒
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
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
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
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

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八中民猶怨咨則為上者
不可不敬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

行去声

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
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
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
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義不壹或從或違也行無類或善或否也君陳書
言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眾人共虞度其可否
而觀庶言之同異也詩曹風鳴鳩之篇引以證義
壹行類○呂氏曰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無
踰矩之行歸於一而不可變生乎由是死乎由是
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
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自信而質正於眾
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勿失也親之
者問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
以求其至約而行之畧者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
道也長樂陳氏曰下之事上以身為本而信以成
之也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信

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朋友有鄉君子所以致其好也其惡有方君子所以致其惡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威儀以喻不在貧賤富貴也○馬氏曰賢者宜富貴而富貴者未必皆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惡於其貧賤而輕有以絕之則是好賢不堅也於其富貴而重有以絕之則是惡惡不著也是志在

於利而不在於道人雖曰不利者吾不信也嚴陵曰可友者不必貧賤苟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勢利之交而絕之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字如

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已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藍田呂氏曰所好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好於我也私惠於我知其不足以歸德君子亦不受也故曰君子不

自留馬引詩言受人之好以示我至公而不比故馳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軌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

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射音亦 呂氏曰此言有是物必有是事登車而有所禮則憑軾有軌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必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引葛覃言實有是服乃可又服而無厭也

有實於此則有以徵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其實者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

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

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

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寡推讀為類今如字

音割音申音勸

為作謂

從順也謂順於理也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為可
用而非文飾之言矣行順於理而言之則行為可
稱而非文飾之行矣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寡言
而行即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意以成其信謂言行
皆不妄也大其美者所以要譽小其惡者所以飾
非皆言之所為也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
此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
展誠也君奭周書言昔者上帝降罰于殷而申
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抑詩
證言不可飾車攻詩證言不可飾引書亦言文王
之實有此德也嚴陵方氏曰前經曰可謂也不可謂君

子弗行也亦此之意論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
之不逮也蓋寡言以成其信之謂要譽飾非皆此
之所為也雅君子寡言以化之故民不得如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申言前義言行皆不可無實也
飾言而為者所行非信之故不可言飾而行者所
行必為國者不可行莊生之言非善也卒不可所
治天下國家此言行之飾也五霸假仁義而行非
美也而後世無傳之飾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

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平詩云
况於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允命曰爵無及
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

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
蓋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貞音

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為醫此言為卜筮
乃是求占於卜筮龜策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
先知如龜策亦不能定其吉凶况於人乎詩小雅
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煩數龜亦厭之不復告
以所謀之吉凶也易恒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婦人
之德從一而終故吉夫子制義故從婦則凶也○
應氏曰引兌命有誤當依今書文○馮氏曰此篇
多依倣聖賢之言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

蓋而呂氏曰德歸於一則有恒二三則無恒人趨其能測之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不
告此篇所引之說命之文與弗欽禮同疑此篇誤當
以書為正蹟非事神之也或承之羞言無恒之神則
難言煩蹟非事神之也或承之羞言無恒之神則
動則取辱乎

奔喪第三十四

嚴陵方氏曰四方男子所
有事故於四方安能
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
不幸而時亦有禮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書哀問
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
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

大司馬禮記卷之九 奔喪第三十四

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畫晝衣而止哭

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始聞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辟市朝為驚眾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

畫晝衣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

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此言奔父喪之禮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笄纓小斂畢乃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髮而袒衣也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經者掩其袒而加要經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墻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此絞帶即襲經之經非象革帶之絞帶也經重象革帶之絞帶輕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已之位而哭踊也成踊說見前

嚴陵方氏曰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階則未忍踐阼階而為之主故也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

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

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二哭猶括髮

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倚廬也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如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

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

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

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

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疎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

免音問

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
免麻謂加免于首加經于要也上文言襲經于序
東此言免麻于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墻之
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
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
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
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父喪襲經于序東此言襲免經于序東即加免輕

於父也○疏曰此謂適子故云拜賓送賓皆如奔
父之禮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鬢側反

拾其初反

東鬢即位與主人拾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東階東面階非階也婦
人入者由闈門闈門是東邊之門東階即雜記所
謂側階也鬢說見小記東鬢鬢於東序不鬢於房
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質弱不
勝事故其禮畧於男子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
嚴陵方氏曰男
子於墓左婦人於墓右所以辨陰陽之義也
山陰陸氏曰告事畢者於此後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

爾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

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

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送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

於三哭猶括髮成踊

冠平声

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疏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及殯壹括髮不及

殯亦壹括髮嚴陵方氏曰入門而哭於母止於殯此隆殺之別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畫裳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畫裳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子哭猶免袒成踊三

袒衍文

袒衍文

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月日多少不同
若奔在奠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
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總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
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奠後通奠前未滿五
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者止臨喪節而來
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
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拜此奔
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
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

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
而稱襲者容齊衰重得為之襲也又按上文為父
不及殯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
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故知二袒字衍文
也嚴陵方氏曰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
衰以下則西面者蓋北方重陰以示哀之隆西
方少陰以示哀之殺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
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
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

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

次餘見前章山陰陸氏曰乃為位乃者難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莫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

不踊

袒經者袒而襲襲而加經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為踊以服除哀殺也故云與之哭不踊
嚴陵方氏曰喪者之墓雖哭於家則不哭主時已過禮亦為之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大功小功總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經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以異者免麻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及位哭成踊送賓及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固為位而哭其餘不得為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

得為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為私事未奔者也此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畢獨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出送賓是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為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耳若所為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後往亦可蓋外喪緩可

禮記卷之六

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
做此此以尊卑為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其
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為主也在他國為使而出也
與諸侯為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為位之日
也明日以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山陰陸氏
曰成服之朝哭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曰朝莫哭又明
日朝莫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
夫又朝莫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
壹袒又朝莫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又朝哭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

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矣必先
哭于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
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而踊固賓主拾之
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
于家于墓皆踊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
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

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者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也故與此不同嚴陵方氏曰以服有重輕之別鄉而哭則所衰不待望鄉而哭可知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

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舊說異代之禮所以不同不然記者所聞或謬歟○鄭氏曰不奠以其精神不歸乎是也嚴陵方氏曰廟者神之所在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於廟門外之黨於廟者親也於母妻故於寢門外之黨於寢者親也於野故於寢門外之黨於野者親也然亦禮則位不奠者為也然亦禮則位不奠者為也然亦禮則位不奠者為也然亦禮則位不奠者為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

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為主也

主也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

踊拜賓則尚左手

此言小功總麻之兄弟死而聞計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親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為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

手在上耳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族

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總麻嫁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為位麻者弔服而加總之環經也○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疏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嚴陵方氏曰檀弓曰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為位焉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問喪第三十五

臨川吳氏曰前半篇運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問喪禮餘袒免杖之

義故以問喪名篇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

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其味身不安美也

雞斯讀為筭纜筭骨筭也纜鬚髮之縵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筭纜也徒空也徒跣無履而空跣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也
山陰陸氏曰扱側袒痛疾而精先傷魂次之哭發胸擊心在故曰傷腎

乾肝焦肺傷傷而已乾於是為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臨川吳氏曰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悲哀以下總結上意形變於外即所謂謂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三日而歛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

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慙

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適煩也至葬時動親之尸謂初死至斂時舉柩謂臨也無數適與同體心煩則度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

類辭降下其氣使不適塞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鬣擊心爵踊殷殷田田

如壞墻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

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發開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臨川吳氏曰婦人以發胸擊心起而高女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直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

禮記卷之六十一 喪禮 第六十一 下 十一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望望瞻望之意也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彿

之意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望望汲汲能有所向特有所不逮爾皇皇無所向也

心悵焉愴焉惚焉慄焉心絕志悲而已矣

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成牆而

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

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

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

禮記卷之六

廿六

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說音問以代之也然則

禿者不免世偏於後反偃者不袒波補大反跛者不踊世非其反非不悲也

身有錮疾レテ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

為主矣不トモ下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

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

子不踊則惟擊胸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皆可

以為哀之至也嚴陵方氏曰露肉體而曰衣故謂

至尊言之免雖在肉袒而冠則在首之體也故謂

亦見檀弓之免馬解禿則頂無飾故不免代冠而巳

矣偃則形不直故不袒頂無飾故不免代冠而巳

故不踊踊則足勞不袒頂無飾故不免代冠而巳

矣此皆禮之權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

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

當室則免而杖矣

劉氏曰已冠者為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為喪

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若為孤子而
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為喪主而當成人之禮
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
不總幼不能知踈遠之哀也而當室則總總者以
其當室而為成人之免且杖則亦可為成人之總
矣故曰總者以其免也嚴陵方氏曰不總則不杖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總總則不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總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筮杖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

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

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

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

處也堂上不趨亦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

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

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為去聲道七浪反

羸為聖反

辟音僻

處其慮反

禮記大全二十七卷終

首杖圓而象天削杖方以象地又以桐為同之義
言哀戚同於喪父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時也急
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寬暇謂服方氏曰父在
父在之處也不杖則不曲不斂以杖病之且感尊者之
情故也堂上不趨見曲不斂以杖病之且感尊者之
示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遽於喪容感之故特示不
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必喪容感之故特示不
間暇也

